



■本报记者 姜文良

1月9日,吉利控股集团在北京宣布,旗下熊猫在CNCAP测试中以45.3分的成绩,成为中国首款达到五星安全标准的自主品牌A00级(微型)汽车。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评价报告中指出,这一成绩标志着自主品牌小型车被动安全技术已与国际接轨。

吉利12年前才入行,要啥没啥,靠几个钣金工用榔头造车,如今凭什么能问鼎国内微车“安全之王”?1月11日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揭晓了秘密:“吉利战略转型的技术体系创新工程建设”获得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企业自主创新工程”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月16日,吉利集团副总裁赵福全在兰州向媒体详解这一奖项和吉利获奖的缘由,“这个奖项不是针对某项技术或某个人,而

目前,吉利汽车已形成独立的造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分析、试制试装和同步工程能力,完全具备了汽车整车、发动机、变速器及新能源等关键技术的正向自主开发能力,平均每个季度至少可推出一款全新车型

技术体系创新:吉利为中国汽车树立新标杆

是专门奖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条件平台、创新技术体系和创新工程,是我国面向企业设立的最高科技奖项。2008年设立,全国500多万企业中迄今仅有12家获奖。

“吉利能得到国家如此高度认可,着实了不得,虽然是二个二等奖,但这个奖项对于吉利集团是含金量最高的,标志着吉利核心创新能力的整体提高,会为李书福董事长实现梦想提供强力支撑。我认为这个体系证明了中国自主品牌完全可以进入正向开发,通过这个创新确保了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带动行业共同进步。”这是今年以来记者第二次见赵福全如此踌躇满志。

2007年5月18日,李书福在吉利的发动机车间公开宣称,从“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转型为“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把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从成本优势转向为技术优势。此后,赵福全为李书福招至麾下的第一位高管,目前身兼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技术中心主任,领导着整个集团的技术体系。充满着中国元素的吉利熊猫,就是赵和他团队的一个杰作。

李书福闷头3年苦练内功,终于在去年步入全面收获期。全年三大子品牌的相继面世,实现整车销售33万辆,同比增长48%;实现销售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28%;实现利润近24亿元,同比增长35%;资产总值达到230亿元,同比增长64%。

据称,吉利汽车研究院目前已形成独立的造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分析、试制试装和同步工程能力,完全具备了汽车整车、发动机、变速器及新能源等关键技术的正向自主开发能力。赵福全声称:“2009年,我们研究院承担了95个项目,包括整车开发26个,动力总成13

个,1400人支撑5000人的开发量。我们能做到平均每个季度至少可推出一款全新车型,而且保证在被动安全标准上全部达到四星以上。”

去年,吉利在575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排名第83位,名次较上年上升181位。“我认为这个体系开创了与国际接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吉利特色的自主研发道路。”

1月15日,兰州市政府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在兰州正式签署合作建设吉利兰州生产基地年产10万辆自由舰、全球鹰(自由舰改进型)轿车扩能改造及新建年产2万辆帝豪轿车SKD生产线项目,产能扩至12万辆,并新增全球鹰和帝豪车,同时引进和培育20~30家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至此,吉利形成了“9+3”国内外战略布局。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兰州告诉记者:“汽车工业的特点就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赛场。一开始不能太快,要炼身体、打基础,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现在没有结束,我认为才刚刚开始。”

1359万辆,中国汽车在2009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也拯救了全球汽车业。然而,令人尴尬的现实是,自主品牌只占其中的30%,技术能力的差距依然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几年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在研究报告中称:“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累积性和渐进性的。长期经验积累和持续改进是汽车工业技术能力的主要来源。由于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所以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必须依靠以自主研发为主要途径的技术学习。”

今天,李书福的成功实践,不仅印证了这一论断,而且为中国汽车业树立了一个标杆。

当我国华东、华中等地区因电煤紧张而拉闸限电的时候,内蒙古大量清洁风电却送不出去

内蒙古风电陷入“通道”瓶颈

INC. 焦点

■本报记者 张奎

截止到2009年底,内蒙古风电装机排名全国首位,内蒙古电力公司(不含东部四盟市)已接入风电装机430万千瓦。但是,内蒙古多数风电企业却面临有风不能用、有电难送出的窘境。

风机停转损失巨大

日前,国电龙源新能源公司总经理齐来生告诉记者,该公司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上的风电场,有电送不出,有风发不成,去年入冬以来夜间弃风停机尤其严重,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8000万元,而夜间正是风力发电的最佳时刻。

京能国际公司岳恒飞介绍说,在内蒙古投产了70万千瓦风电,由于内蒙古西部电网消纳不了,只能让风机弃风停转。从入冬到2010年元旦,公司已经损失了1.8亿度的电量。

实际上,最近几个月以来,由于内蒙古西部电网消纳能力有限,外送受到限制,弃风停机成了内蒙古多数风电企业的无奈选择。

据了解,目前内蒙古投资建设风电的企业有60多家,每个企业都对风电外送受到限制感到担忧。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不解决风电外送问题,将会严重阻碍内蒙古风电建设。

供热期电力平衡困难

虽然内蒙古电力公司竭尽全力接纳风电,但是每到冬春时节,风电停机弃风仍然大面积存在。对此,内蒙古电力公司总经理张福生颇感无奈。

张福生表示,目前内蒙古电网接入供热机组达到1200万千瓦,后夜期间电网最低负荷(包括外送)约1180万千瓦。为了满足供热需求,供热机组必须满负荷运行,不能参与调峰,留给风电的负荷裕度已经很小,电网无法满足风电全额上网的要求。

据介绍,到2009年底,内蒙古电网已接入风电装机达430万千瓦,占电网最高供电负荷的27.6%,占最低供电负荷的34.7%,远远超过内蒙古电网的承受能力(中国电科院论证,内蒙古电网风电承受能力为8%至10%)。

据内蒙古电力公司调度部门测算,通过优化调度,白天风电能够满负荷运行,但到后夜低谷期,为保证城市居民供热,不得已采取“弃风”的措施。预计后夜“弃风”最高达290万千瓦。

让张福生和广大风电企业更为担忧的是,预计2010年内蒙古电力公司风电接入装机将达650万千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电送出难题,无论春夏秋冬,内蒙古电力公司都可能会出现大范围控制风电出力的情况。

外送通道严重不足

内蒙古风能资源得天独厚,全区风能技

术可开发容量超过1.5亿千瓦,占全国陆地风能资源储量的50%以上,居全国首位。内蒙古邻近华北、东北和西北电网负荷中心,是国家落实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目标、开发建设百万及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重要地区,被国家确定为“风电三峡”基地。

张福生认为,内蒙古风能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资源,风电开发不仅仅是风电富集省区的责任,必须实现跨省、跨地区、在全国电网包括南方电网层面的电力市场接受风电的统一规划,加快建设全国电力市场消纳风电的机制,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实现节能减排及环保调控目标,就必须在同步解决风电送出通道的前提下发展风电。

事实上,十多年前,国家在规划建设三峡水电站的同时,提前向各省区分配电力指标,提前规划设计送出通道,保证了三峡水电站投产的同时电力的可靠送出。

目前,内蒙古风电发展的外送通道严重不足。张福生建议,在充分利用现有内蒙古电力公司两个通道和托克托、岱海等电厂外送通道的能力,向华北电网输送风电的基础上,应当再建设几条内蒙古风电外送通道,满足内蒙古风电发展和华东等缺电地区电力需求。

此外,鉴于风电开发规模大、汇集风电的输电工程距离长、投资大的实际情况,应当积极争取可再生能源电价扶持政策,合理解决风电汇集及送出的电网配套建设资金,满足风电上网和送出。

目前,内蒙古制定的短期、中期、长期风电发展及通道送出规划已经完成,完全可以满足风电更好更快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风电优势明显

中国的风电产业刚刚起步,有些人觉得:由于风力不均匀,风电电压不稳,是垃圾电源。

对此,张福生认为,实际上风电通过火电调峰可以满足稳定供电的,这在技术上已没有问题。而且,风电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中国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实现这一目标,发展风电“首当其冲”。

据内蒙古电力科学院测算,目前我国电



梁正斌 摄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经过4年多的努力,将宣东二号煤矿这个高瓦斯矿井涌出的瓦斯,转换成电力能源,实现变“害”为“宝”,除自给自足外,还成功并入国家电网

让瓦斯“祸害”变“绿色能源”

INC. 观察

■本报记者 张世斌

通讯员 刘和平 张英峰

前不久,55岁的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发电站站长李东升告诉记者:“我在井下干了20多年了,瓦斯爆炸我见过,惨不忍睹,那可是个大‘害’啊!从领导把我抽调来干瓦斯发电那一刻起,自己就把这‘责任感’牢牢压在自己头上了。我伴随着瓦斯在煤矿的井下干了20多年,深知其厉害,治理瓦斯是每个煤矿工人的责任。”

被培养成瓦斯发电站副站长的于亚洲师傅,原是张家口矿业集团机修厂的机修工,他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于师傅说:“干瓦斯发电得有学问,治老鬼得有能耐。”据了解,这里像于师傅这样的从各岗位抽调来的工人,已有7名通过自学有了大专文凭,最近又分来4名学自动化的大学生。

李东升、于亚洲所在的单位,就是由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二号煤矿这个高瓦斯矿,派生出来的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他们正做着一项利用瓦斯发电变害为宝的工作,使瓦斯“祸害”变成“绿色能源”……

瓦斯事故是世界煤矿灾难的元凶

瓦斯,一直在制约着煤矿发展,也是让人一听就不寒而栗的字眼。

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去年黑龙江鸡西“11·21”矿难的主要原因系矿井下发生煤与瓦斯突出,遇火引发瓦斯爆炸。

常见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有瓦斯爆炸、煤尘爆炸、煤与瓦斯突出、透水事故、矿井火灾、顶板塌方等多种。我国的煤矿均为瓦斯矿井,瓦斯爆炸一直是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头号杀手”。新中国成立以来,24起死亡百人以上重大煤矿灾难事故中,瓦斯爆炸事故就有21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去年10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说:“中国煤矿的自然条件灾害比较严重,特别是瓦斯灾害比较严重。中国煤矿一半以上都是高瓦斯矿井,所以煤矿每年事故当中有70%-80%是属于瓦斯事故。”

专家们预测,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开采强度的不断增强,矿井内的瓦斯涌出量还会进一步增大,瓦斯灾害将越来越成为煤矿灾害防治的重点和难点。

一位熟悉国际煤矿行业的专家称,瓦斯事故也是世界煤矿灾难的元凶。现代煤矿业对电力的依赖,使瓦斯遇电爆炸的可能性大增。1999年以来,国外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煤矿事故14起。除1起事故是火灾事故外,其余13起全部是瓦斯爆炸事故。瓦斯问题是世界产煤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深受瓦斯之苦,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消灭了重大死亡事故。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煤炭出口国,但是大多数煤田的煤层瓦斯含量被认定为中到高等,这很容易引起煤与瓦斯突出。同时,澳大利亚煤矿生产又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自2003年起,全国煤矿开采实现了“零死亡”。澳大利亚在瓦斯防治方面具有独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设备。

为了防止瓦斯突出的发生,澳大利亚广泛采用了瓦斯预抽采技术,以使未开采煤层的瓦斯含量降低到突出极限以下水平。而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就是在澳大利亚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过去谈“气”色变,现在视“气”如宝

如何把这一“煤矿杀手”转化为“能源新

秀”?张家口矿业集团副总经理赵生山在谈到建设瓦斯电厂的初衷时说:“我们在外出考察中获得信息,瓦斯发电属国家鼓励开发的新能源,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并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讲就是,一方面瓦斯发电创造经济效益可以降低抽放系统的运行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空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于是,2005年我们就积极谋划建设瓦斯电厂,规划矿井循环,走‘煤与瓦斯共采、治理与利用并重,煤气电一体化发展’的发展新路子。”

2006年,电厂首批8台高浓度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当年就吞掉800万立方米瓦斯,发电1600万千瓦时,使宣东二号煤矿用电量的2/3实现自给,配套建设8台烟气余热回收锅炉,生产蒸汽供取暖和职工洗澡,年节煤5200余吨。为此,河北省张家口环保局将瓦斯利用项目列为环保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宣东二号煤矿瓦斯发电项目的成功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2006年11月,国际能源集团上海济丰公司与该矿签订了CDM减排购买合同,将用8.5欧元/吨购买该矿二氧化碳减排量,目前项目正在报批中。2007年7月,经考察评估,该矿从国内5大集团9对矿井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间煤

“过去谈‘气’色变,现在视‘气’如宝。治理瓦斯由单纯抽放到抽采利用,我们实现了从关注安全的‘生命工程’向关注资源、环保的‘绿色工程’的跨越。”张矿集团董事长董传彤如是说。

要把瓦斯“吃干榨净”

据了解,该公司一期发电站8台机组发电,基本上够宣东矿自用,这8台机组只能用掉该矿抽出瓦斯的四分之一。2007年7月又开始建第二期工程,增加12台发电机组。同时,增建了2万立方米的瓦斯储配柜站,这个瓦斯储气柜能存的瓦斯,可连续发电2至3个小时。

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明成介绍说,宣东二号煤矿年生产能力已达160万吨,瓦斯绝对涌出115.8m³/min,相对涌出量42.72m³/t。为了井下安全生产,该矿先后在宣东工业广场和风井建立了三套瓦斯抽放系统,瓦斯抽放站每日有大量瓦斯气体直接向大气中排放。据测算,该矿产生的瓦斯如全部对空排放,一年要排向大气20万吨。按1立方米瓦斯转换成24.5公斤二氧化碳计算,一分钟排出60立方米,一天就要向空中排放500吨二氧化碳。

“这个计算出的数字是很可怕的,但现在完全不必担心了!”徐明成说。该公司从2006年1月23日8台机组利用瓦斯发电开始,2009年10月22日20台机组第三个发电站并网发电。徐明成说,公司三个瓦斯发电站的建成发电,一年就少对空排放20万吨瓦斯,特别是2008年7月20日12台机组并入京津唐电网的成功,等于奥运期间,一天少往首都上空排放500吨二氧化碳,因为张家口位于北京的上风口。

“过去谈‘气’色变,现在视‘气’如宝。治理瓦斯由单纯抽放到抽采利用,我们实现了从关注安全的‘生命工程’向关注资源、环保的‘绿色工程’的跨越。”张矿集团董事长董传彤如是说。

要把瓦斯“吃干榨净”

据了解,该公司一期发电站8台机组发电,基本上够宣东矿自用,这8台机组只能用掉该矿抽出瓦斯的四分之一。2007年7月又开始建第二期工程,增加12台发电机组。同时,增建了2万立方米的瓦斯储配柜站,这个瓦斯储气柜能存的瓦斯,可连续发电2至3个小时。

张家口矿业集团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明成介绍说,宣东二号煤矿年生产能力已达160万吨,瓦斯绝对涌出115.8m³/min,相对涌出量42.72m³/t。为了井下安全生产,该矿先后在宣东工业广场和风井建立了三套瓦斯抽放系统,瓦斯抽放站每日有大量瓦斯气体直接向大气中排放。据测算,该矿产生的瓦斯如全部对空排放,一年要排向大气20万吨。按1立方米瓦斯转换成24.5公斤二氧化碳计算,一分钟排出60立方米,一天就要向空中排放500吨二氧化碳。

“这个计算出的数字是很可怕的,但现在完全不必担心了!”徐明成说。该公司从2006年1月23日8台机组利用瓦斯发电开始,2009年10月22日20台机组第三个发电站并网发电。徐明成说,公司三个瓦斯发电站的建成发电,一年就少对空排放20万吨瓦斯,特别是2008年7月20日12台机组并入京津唐电网的成功,等于奥运期间,一天少往首都上空排放500吨二氧化碳,因为张家口位于北京的上风口。

徐明成说:“我们要把宣东二号煤矿矿井产生的瓦斯‘吃干榨净’,要让瓦斯丝毫不影响矿井的生产安全。让瓦斯都变成绿色能源,为人类造福。”

◆事件:

我国确定2010年工业节能减排四大重点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14日在全国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我国将把节能降耗和减排治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将重点推进投资项目节能评估、重点行业节能减排指导意见、行业能效对标达标、企业节能管理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四方面工作。(新华社)

铁路春运期间调整旅客退票、改签办法

本报讯(记者刘静)记者近日从铁道部获悉,为了更好的利用和优化运能,加强客票管理,铁路部门作出规定,对2010年春运期间旅客退票、改签有关办法进行了调整优化,因旅客原因退票、改签时,退票时间不得晚于开车前6小时。

2010年春运从1月30日起至3月10日,节前15天,节后25天,为期共40天。根据春运客流预测分析,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将达2.1亿人次。(本栏均为文青辑)

“不差钱”,我们到底差了什么

涌现在创意工业中的这种“拿来主义”,让人看到中国制造业里备受诟病的引进生产线的影子

INC. 随笔

■本报记者 杨兆敏

“人不要脸,鬼都害怕。”

上周末,在辽宁卫视播出的“老梁说天下”节目中,梁宏达说“安阳古墓一开挖,当地政府及相关机构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此古墓乃曹操墓”。这件被媒体热炒的新闻事件说起,原为为经济利益,9个地方参与争抢“火烧赤壁”发生地,4个地方声称老子诞生在本地,8个地方说牛鼻子是自家村里的,当说到竟然有两个地

方为争抢西门庆老家,打得不亦乐乎,并塑起西门庆和他的7个妻子的雕像这件事最靠谱的事情后,非常精到地借用了这句大白话来做事评理。

所有的闹剧,都是用历史人物拉动旅游经济惹的祸。据媒体报道,如果安阳这座古墓能被证实为曹操墓,可为当地贡献4.2亿元的旅游收入。

我又联想到了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当张艺谋用这样一部被网友誉为“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的电贺贺岁时,面对如潮恶评,投资人理直气壮地回应“票房才是硬道理”,张艺谋则说“时代在变,人也在变”。

《三枪》的投资额,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被认为是一两千万人民币。如果以这样的一小投资,就赢得了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张艺谋”这个品牌,确实是优良的“谋财”工具。不过,在压倒一片的“骗”到电影院里掏钱看电影的人的骂声中,细心思量,这种票房胜利,与山东某地用西门庆和他的妻妾来旅游收入,是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出世后,仅在营销上就投入了1.5亿美元,这无疑是向全世界传递了非常强烈的信号——《阿凡达》就是一个票房吸金机器。

卡梅隆没有让投资人失望。截至目前,13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已成为全球历史票房亚军,并且正在挑战《泰坦尼克号》创下的18亿美元票房纪录的路上。这个纪录,同样也是由卡梅隆创造的。

尽管故事老套,但不论是2D版、3D版,还是IMAX 3D版,《阿凡达》在中国观众里获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称赞;想象力神奇、场景美轮美奂,通过观影,享受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票房自然也就一路高歌猛进,一周就破两亿元人民币。

卡梅隆征服人心的是对技术的痴迷:整部影片,由3000多个特效镜头完成,为此他

探索了10多年,并研发了新一代3D摄影机,采用、完善了“动作捕捉”、“表演捕捉”等技术,他的努力,带给人们全新的观影体验。有人预言:这种创新,将使电影产业迎来一场革命。

作为发展中国家,每逢产业升级换代,中国扮演的都是跟随者角色,在业内精英不迷信、也不要自菲薄的坚持下,距离正在缩短。而当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时,很多产业中,我们已经是“不差钱”。中国创意产业领军人物张艺谋更是如此,为打造《三枪》,豪掷200万美元,只为购买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版权。

卡梅隆有了钱,用于琢磨电影表现技术;咱们导演有了钱,除了购买国外电影改编版权,还有的用于购买国外烟火特技班人马。涌现在创意工业中的这种“拿来主义”,让人看到中国制造业里备受诟病的引进生产线的影子。问题是,“不差钱”,我们到底差了什么?